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正嘉四書文　總目

卷一　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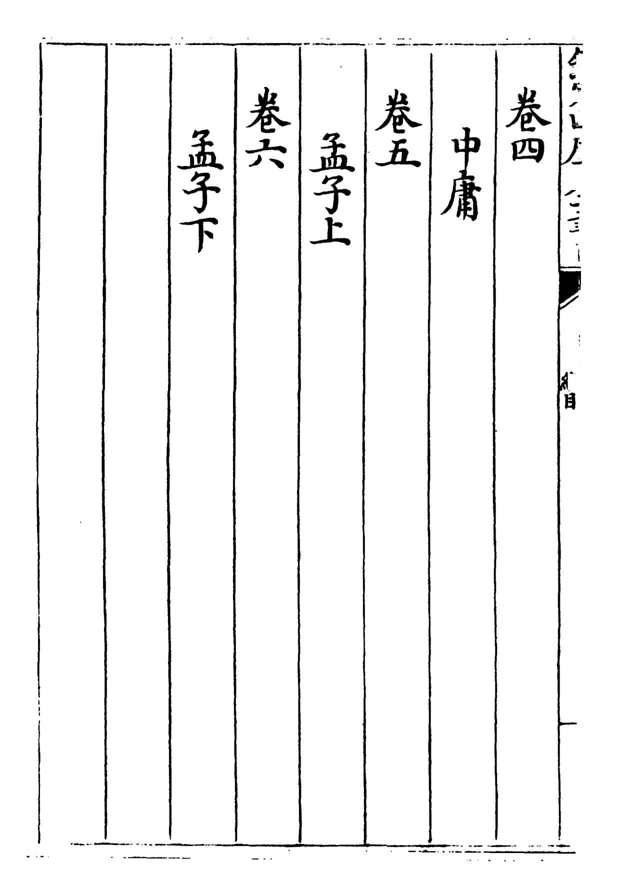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　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正嘉四書文總目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一目録

大學

大學之道　一節　其三　　歸有光

聖經論大人之學在於盡其道而已矣蓋道具於人已而各有當止之善也大人之學盡是而已聖經所以首揭之以為學者立法歟自昔聖王建國君民興學設校所以為扶世導民之具非强天下之所不欲而其宏規懿範之存皆率天下之所當然是故作於上者無異教也由於下者無異學也其道可得而言矣已之德所當明也故學為明明德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非吾心之體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人之所以有爽德也謂之明者明此而已懋吾時敏緝熙之功致其丕顯克明之實洗心濯德超然於事物之表而光昭天地之命葢吾之德固天地之德也德本明而吾從而明之耳不然則道不盡於已非所以為學矣民之德所當新也故學為新民焉吾與天下之人而俱生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非吾分之事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此

世之所以有汚俗也謂之新者新此而已盡吾保乂綏猷之責致其裁成輔相之道通變宜民脫然於衰世之習而比隆三代之治葢今之民固三代之民也民本當新而吾從而新之耳不然則道不盡於人非所以為學矣明德新民又皆有至善所當止也故學為止至善焉惟皇建極惟民歸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孰不有天理之極致乎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道之所以無窮盡也謂之止者止此而已有憲天之學而後可以言格天之

功有格天之功而後可以言配天之治不與天地合其德猶為未明之德也不與三代同其治猶為未新之民也人已之間道猶有所未盡而非所以為學之至矣是則明德以求盡乎為已之道新民以求盡乎為人之道止至善以求盡乎明德新民之道古人無道外之學也如是

化治以前先輩多以經語詁題而精神之流通氣象之高遠未有若兹篇者學者苦心探索可知作者根

抵之浅深　三百篇語漢魏人用之即是漢魏人氣息漢魏樂府古詩六朝人用之即是六朝人音節觀守溪震川之用經語各肖其文之自已出者可悟文章有神

知止而后有定　一節

王錫爵

聖經推止至善之由不外於眞知而得之也夫學知所止天下之眞知也而定靜安慮因之此至善之所由得與則亦求端於知而已矣今夫明德止於至善然後爲天德之全新民止於至善然後爲王道之備入大學而求得乎此也其亦先明諸心矣乎誠能功深於研極之久而德業之會歸者有以洞晰而無遺理得於深造之餘而人已之詣極者有以周知而不眩是天下之理本

至是而極而吾之所知亦與之而俱至矣由是知之所在志亦趨焉以精而擇者將以一而守也而定固因於知矣志之所至心與俱焉有主而虛者將無欲而靜也而靜又因於定矣靜則安從生焉私累忘而道心自裕其萬感俱寂者即其萬境不遷者也安則慮從生焉泰宇寧而天光自發其百遇皆順者即其百物皆通者也學至於此則始也造其理妙契乎體用之原終也履其事通極於神化之域反之身心性情之微而明德之至

善於是而得止也推之家國天下之廣而新民之至善
於是乎得止也則知止之功其大人止至善之務乎使
不先於知止則疑似亂其中而私得以汩之感應拂於
外而事得以眩之安望止於至善也哉

一語不濫一字不浮法律仍先民之舊而氣體畧殊

每句義理相承處尤能簡括融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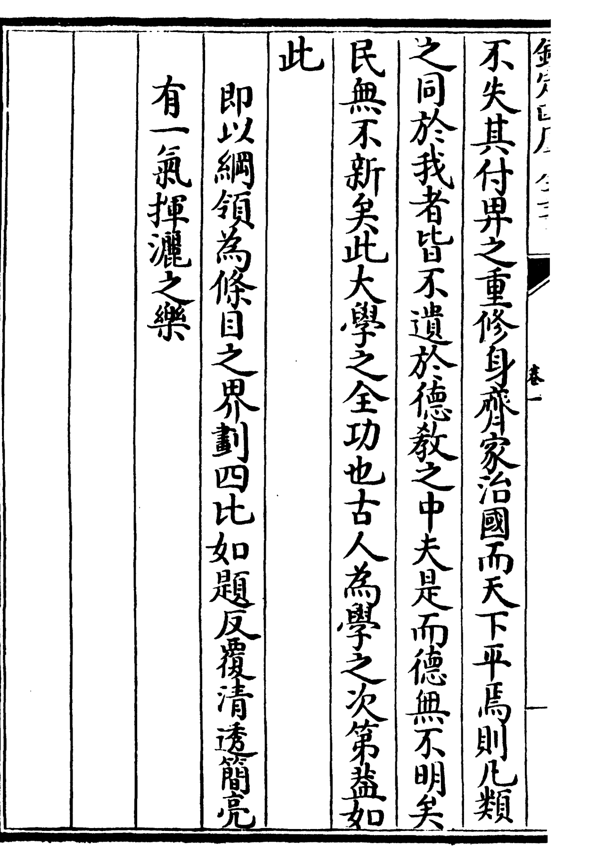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二節 其二

歸有光

學道之功相須而不可廢者也夫體用合一而大學之道備矣欲致其道而其功不容於或踈者此古之君子所以能會其全也與且夫道之在天下原於一心之微而散於庶物之賾出之吾身之近而達之天下之遠然或求之不得其方則其道漫而無統操之不以其要則其功泛而不切是故大學之道有條目焉古之人有不

能外焉者何則天下國家君子所以行其道於人者也而齊治均平之道不容以槩施焉天下而先之國也國而先之家也家而先之身也勢有遠近隨地而植其推行之本事有彼此因分而澄其感化之源機固有相因而不容已者也身心意知君子所以修其德於已者也而格致誠正之功不容以泛及焉心而先之意也意而先之知也知而先之物也智周萬物而本然之體已充念慮既清而存主之天不失理固有相通而不容間者

也是何也盖天下之理不以内外而或殊必理無不格而後天下之是非不能眩發無不實而後吾心之體得其平此致由於格誠由於致正由於誠功固有不得不然者非務其外而遺其内也天下之勢不以遠近而或異必皇極之既建而後推行之本以立刑于之既成而後感化之道以神此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機固有不容自禦者非泥於近而戻於遠也夫其格物致知誠意而心無不正焉則天之所以命於我者有以



不失其付畀之重修身齊家治國而天下平焉則凡類之同於我者皆不遺於德教之中夫是而德無不明矣民無不新矣此大學之全功也古人為學之次第蓋如此

即以綱領為條目之界劃四比如題反覆清透簡亮有一氣揮灑之樂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薛應旂

觀先王垂裕之大可見其新民之極也夫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先王之所以裕後者大矣此固可以見其新民之極功而亦豈非盛德至善之所致哉傳者釋聖經止至善之義而有及於此意豈不曰有天下之盛德必有天下之大業我周文武之所以人不能忘者亦惟其德業之在人耳何者創制立法以為世則先王之所謂賢

與親者凡以為君子謀也今先王往矣而其賢與親則固在也是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得於文謨武烈者皆仰先哲以為歸誦彞訓而胥效矣是賢其賢者蓋不止於周召之屬也天子則宜王諸侯則宜君而凡為文昭武穆者皆履洪圖而思紹率舊章而不越矣是親其親者蓋不止於成康之世也其德業之在於君子有如此者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先王之所謂樂與利者凡以為小人謀也今先王往矣而其樂與利則固存

也是故老者有所終幼者有所養而凡此文武之遺民皆安於皇極之中囿於平康之域矣是樂其樂者不特見於求寧之日也寒者為之衣饑者為之食而凡今天下之黎庶皆遂其作息之休盡其鼓舞之利矣是利其利者不特見於彰信之時也其德業之在於小人有如此者由是觀之則先王之澤蓋有以被於天下後世之人而没世不忘固其所也其新民之止於至善何如哉

不及宣德乙卯程之渾然元氣而用經確切詞語醇

雅先正風裁於茲未墜

此之謂絜矩之道　合下十六節

唐順之

傳者指言平天下之要道詳其得失之異而決其機也蓋治平之道莫要於推心而道之所以有得失者亦顧其存心何如耳君子可不求治於心乎且夫論治者貴識體為治者貴知要甚矣王道本於誠意也夫使令之為治者能達於上下四旁之人而通之以公好公惡之道是緣情以立愛而不阻於分之殊順事以恕施而各

協於理之一絜矩之道在是矣盍亦觀諸詩乎彼樂只君子而以民之父母歸之為好惡之能絜矩而與民同也赫赫師尹而以民具爾瞻戒之為好惡之不能絜矩而為民僇也此可見撫我則后而詩言得衆得國者可鑒矣虐我則讐而詩言失衆失國者可鑒矣然好惡之道又豈出於理財用人之外哉彼自夫先謹乎德也而自然之利致焉外本内末也而爭奪之患興焉此其民心之聚散係財貨之出入而康誥所謂惟命不於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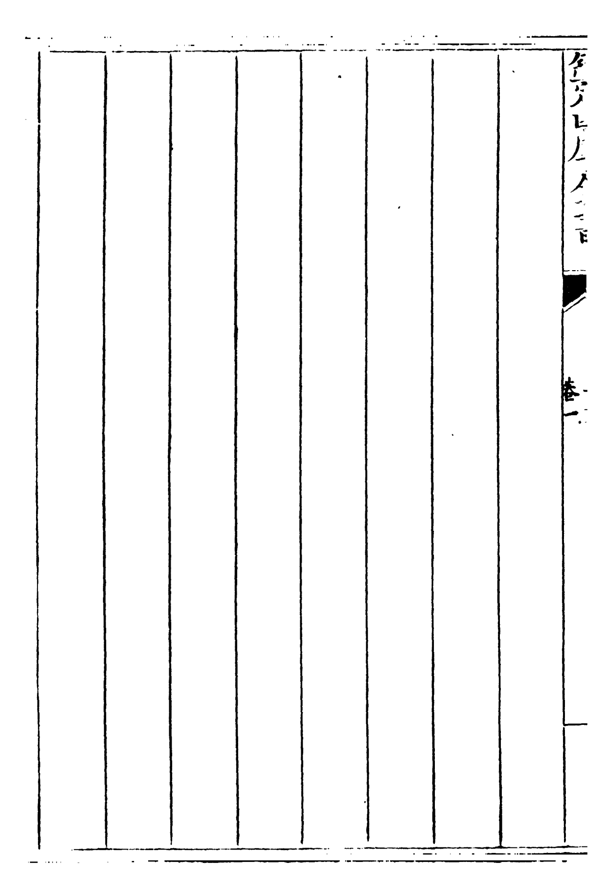
此也楚書之寶善人者此也舅犯之寶仁親者此也而財貨之能絜矩與不能者不既徵於此乎再觀秦誓之詞用休休之臣也而興邦家之利焉用媢嫉之臣也而貽邦家之戚焉此其人品不同好惡攸係而得好惡之正者仁人也知好惡而未盡其道者其次也不知好惡而拂人之性者其下也用人之能絜矩與不能者不亦徵於此乎是故治天下有大道絜矩是已得大道有要機存心是已君子能以忠信存心則誠明有以通天下

之志誠應有以妙萬物之感而大道可得也反是而驕焉而泰焉道豈有不失者哉吁大道得而所以得國得天命者胥此也大道失而所以失國失天命者胥此也治平君子可不誠以存心而恕以推心哉

法由義起氣以神行有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之樂歸唐皆欲以古文名世者其視古作者未便遽為斷語而於時文則用此嵬然而出其類矣　推心存心貫通章旨首尾天然綰合緣熟於古文法度循題腠

理隨手自成剪裁後人好講串插之法者此其藥石

也



生財有大道　一節　張居正 程

善理財者得其道而自裕焉蓋務本節用生財之道也果能此道矣國孰與不足乎且夫聚人曰財國而無財非其國矣理財曰義財而不義非其財矣是以君子之生財也有道焉固不必損下以益上而經制得宜自有以裕於國也其於道也又甚大焉固不必損上以益下而公私兩利亦有以裕於民也然則何如蓋天地本有自然之利而國家本有惟正之供惟其力之不勤而用

之無節故恒見其不足耳誠能驅天下之民而歸諸農其生之也既無遺利矣又且汰冗員裁冗費不使有浮食焉盡三時之勤以服乎耕其為之也既無遺力矣又且量所入為所出不使有侈用焉斯則勤以務本而財之入也無窮儉以制用而財之出也有限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是以下常給而上常餘雖國有大事而內府外府之儲自將取之而不匱矣百姓足而君亦足雖年或大祲而三年九年之蓄自可恃之以無恐矣謂之

大道信乎其為謀國經久之計而非一切權宜之術可比也然則有國家者豈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哉

質實簡嚴有籠蓋一世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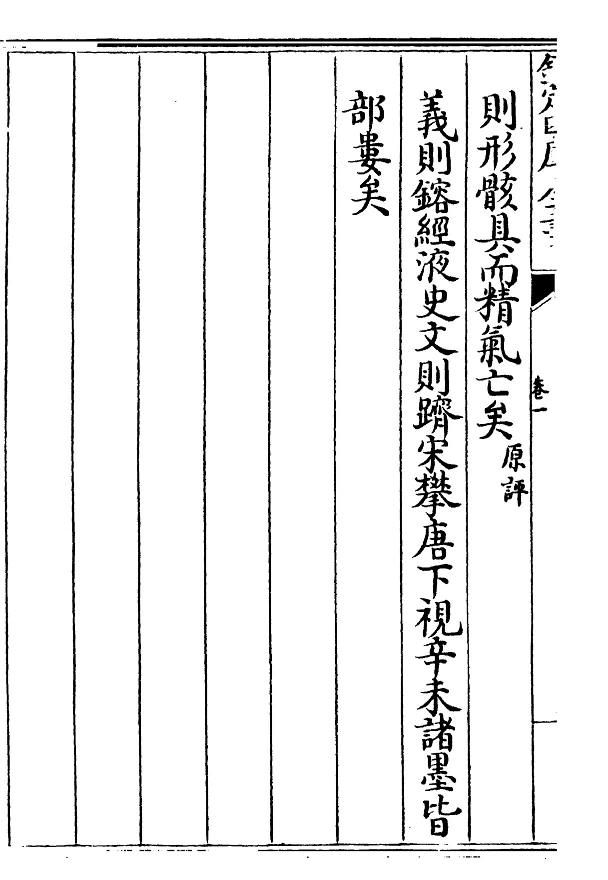
生財有大道　一節　其二　　歸有光

傳者論裕國之道不外乎經制之得宜而已葢善裕國者不取諸民也崇本節用而不失經制之宜國何憂貧乎且所貴乎平天下者謂其能不事於財也不事於財者非能盡去乎財也何者財之所生在天財之所出在地作而成之者人之功制而馭之者君之職因天分地而已不勞以君養人而智不鑿斯固自有大道矣是必立為經常之制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

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為浮民不可得也至於朝廷之論官則又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而濫設之弊去矣濫設之弊去而供億之繁省矣生天下之財而勤天下之力自七月流火以至於十月納禾稼莫非震動恪恭之時而欲為惰遊不可得也至於公帑之支調則又以貢致用以賦斂財以式均財而無藝之費去矣無藝之費去而耗竭之患亡矣夫曰生之為之凡以生財而使之有者則欲其衆

以疾曰食之用之凡以耗財而使之無者則欲其寡以紓由是而財之大源有所濬而日見其有餘財之末流有所幅而不至乎坐耗吾見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六府孔修萬世永賴言乎其財則天下之財而非一家之財一國之財也言乎其計則萬世之計而非一時之計不終日之計也謂之曰大道者蓋如此是何嘗損下益上斂一世而為豐殖之謀也哉

渾渾灝灝約詩禮之旨以為言低手敘之填湊三禮



則形骸具而精氣亡矣 原評

義則鎔經液史文則躋宋攀唐下視辛未諸墨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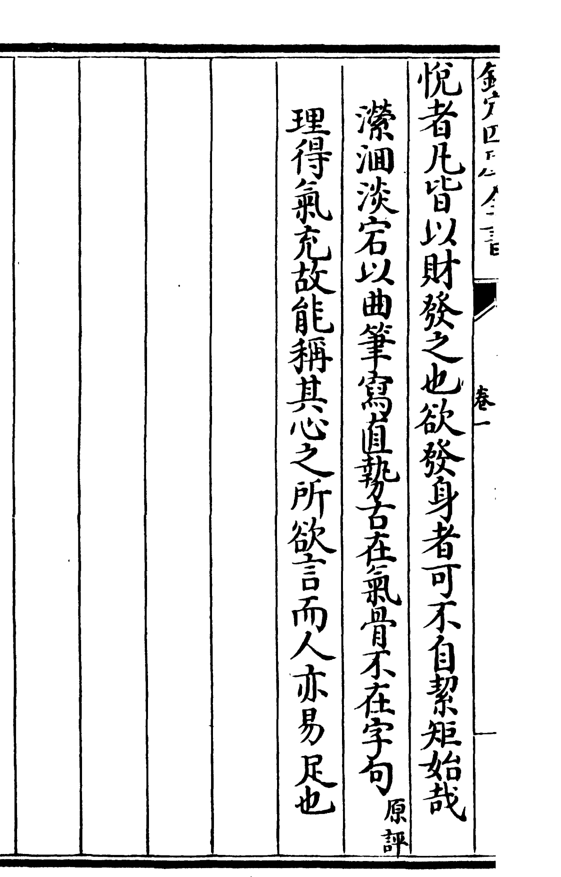
部婁矣

未有上好仁　一節　　吳欽

觀人君之所必得於民者而知財之可以發身也夫民之所以終君之事守君之財者皆好義之心為之也而君子好仁實先之則盍慎其所以感之者哉嘗謂君民之勢至懸也而其心則一也故其感其應至神也吾嘗以此推之而知夫以財發身之效焉誠以天下之民未嘗不思得仁者而君之而忠臣義士亦上之所欲得於其下者也顧上不好仁以先之則其民亦惟利是視而始

有以不義應之耳未有上之所好者既在於仁而深仁厚澤日以舉其民而淪浹之矣顧乃下之所好者不在於義而徇私滅公敢於緩其君而不顧者也夫人情未始無欲逸之心而惟義足以勝之也亦未始無欲私之心而惟義足以奪之下而有好義之民乎則凡君之事皆激於義之所當趨而力有所不愛是故相率而為之又相率而終之雖人君之為天下愛力者固不忍貽之以勞而彼固忘其勞也若曰好義而事不終者未之有

也凡君之財皆明於義之所當供而利有所不恤是故相率以輔之又相率以守之雖人君之為天下愛財者固不忍私乎其有而彼固忘其有也若曰好義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未之有也蓋上而好仁則其事也為佚道之使其財也為惟正之供而君之心既足以信於民民而好義則事終也固以為人君之事守財也亦以為人君之財而下之心自益以結於上當其時仁人以其身役天下之衆又以其身享天下之奉而天命歸民心



悅者凡皆以財發之也欲發身者可不自絜矩始哉

瀠洄淡宕以曲筆寫直勢古在氣骨不在字句　原評

理得氣充故能稱其心之所欲言而人亦易足也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二目録

論語上

子禽問於子貢　一章　　歸有光

聖人所以聞政者不可以迹觀而可以意會也夫聖人之聞政者德而已子貢能會之以意而子禽以迹觀之者歟且夫世降而德輕德輕而勢重於是乎士無感人之實而上之人始得以制其予奪之柄故天下見士之求君而不見君之求士此時也而非所以論聖人也子禽曰聖人不能無求也國政之是非因革在人者也夫子何以知之天下豈有不求而自獲不與而自至者乎

夫子猶夫人者其求之乎與之乎子貢曰聖人無所求也夫子之温良恭儉讓在我者也夫子以此得之天下固有不言而喻不知其然而然者乎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也孰求之乎孰與之乎子禽以常人之見求夫子之心其致之有由而其得之有待也子貢以觀感之深發自得之見其温良可親而其恭儉讓不可舍也蓋在人者重則吾方奔走之不暇在我者重則物皆囿於其中故天機之動雖王公之勢亦恍然而自失而神化之

妙如元氣之鼓萬物而不知者惟子貢為得之也與

格局老𤍠細按問答虛神仍分寸不失骨脈澄清精

氣入而粗穢除乃古文老境非治科舉文者所能窺

尋姑存一二使好古者研悅焉

禮之用　一節　　歸有光

賢者論禮順人情而道之所以無敝也夫先王之禮所以嘉天下之會者也使有所拂於情其何以能達之而無敝也哉且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或者見其品節防範之嚴而因以重疑畏之心而不知夫禮之和而通於情也葢天下之人莫不有情惟其無以自達於是有禮焉以導之則其所以周旋裼襲而為是隆殺之等者非吾之所不樂也中有所欲而假物以自將

則緣飾之用斯著凡以達吾之情而已矣其所以升降俯仰而為是繁縟之制者非吾之所本無也仁有所體而因事以生敬則文明之貫斯章要亦情之所樂而已矣然則禮之為物雖恭儉莊敬似有以嚴天下之分而欣喜歡愛實不拂乎人心之天先王精微制作之原端有在於是而世無容議焉者也使禮而不和則先王不制之矣使先王不和而制禮則天下將尤之矣惟其制法興王出於一時之擬議而和以悅心不至乎驅廹天

下以合吾之矩矱則雖欲瑕疵聖人之禮而輕訾之而有所不敢建中立極出於一代之損益而和以洽愛不至乎强率天下以入吾之範圍則雖欲決裂聖人之禮而背去之而有所不忍故自后王君公以至於輿皂之賤莫不安之而不可厭非有愛於吾之禮也愛吾之和也天下不能不和而不能外先王之禮也明矣自朝會喪紀以至於揖讓之微莫不油然而不可已非以其為先王之禮也以為吾之情也天下不能無情而不能廢

先王之禮也審矣吁此禮和之可貴而先王之道至於
令不廢也彼欲離和以言禮者多見其失於禮而背於
情矣

古厚之氣直接先秦初漢前人以粗枝大葉槩之最

善名狀 原評

詩三百　一節　　歸有光

聖人約詩之為教不外乎使心得其正而已夫詩所以感人而入於正也正之言雖約而詩之為教無有出於此者矣且夫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觀書者之恒病也以其一定之言而驅率之汗漫無所歸極之地而垂教者之深意於是而晦矣是故采詩以垂訓包括旁羅期無遺也而貫通倫類必有所以為詩之旨涉獵旁博宜不廢也而綱維藴奥必有所以為說詩之本吾嘗反覆

於三百篇之中而得其一言之要魯頌所謂思無邪是也蓋天命之眞人心之本全具於中而不失是性情之所以正也而形生之類氣禀之偏必待涵濡長育而全是詩之所以為教也彼其所以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比物連類其旨不可一而槩之也然而觀者得於哦吟上下之際所以會其意而一之者要以觸發其本眞而使之約於中耳其所以自然於音響節族而不能已者宣志達情其意不可泥而拘之也然而觀者得於咏歌

慨歎之間所以迎其意而通之者要以和平其心意而俾之離於僻耳詩之有善非徒詩之善也是勸之而歸於無邪也詩之有惡非徒詩之惡也是懲之而歸於無邪也以吾之天而觸彼之天則事前而機動不獨盛世遺音可以宣化而治亂賢否所感之不同而其歸同矣以彼之天而契我之天則世隔而心通不獨朝廟歌聲可以平心而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為而其致一矣是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理也惟思無

邪而後性情得其正故曰詩以道性情夫子所以示天下學詩之準噫其盡之矣

咀味聖人立言之意渺衆慮而為言淳古淡泊風格最高　化治先輩對比多辭異而意同乃風氣初開文律未細雖歸震川猶或不免如禮之用篇精深古健而亦蹈此病故俱辨而録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歸有光

聖人所以至於道者亦惟漸以至之也夫道無終窮雖聖人亦有待於學也學之則不容無漸矣此其理之固然而豈聖人過為卑論以就天下也哉自夫天下待聖人過高以為有絶德於天下而不知夫聖人之所為孜孜而不已者固吾人之事也何則人之心與理一也人之為學求至於心與理一也然學之不可以驟而化之不可以助長也久矣故自十五之時始有志於聖賢之

道而從事於鑽研之功甞以為志之勿立則無以負荷乎天之所與者將不免於小人之歸是以始之以立志而是非之介取舍之極蓋有所定而不能移也迨於三十之年始有得於矜持之力而取驗於德性之定甞以為守之勿固則無以凝聚乎性之所鍾者將不免於君子之棄是以繼之以定守而紛華之變盛麗之陳蓋有所持而不可撓也自十五而三十積以十五年之功而意味固已不同矣然猶不敢自怠而至於四十也則隨

事見理而研旨趣於萬殊參酌於無端無紀之中而有得於燦然之妙物之所以各足其天者吾固已見之明而知萬殊之各正視向之立者不免猶膠於固也又至於五十也則以理視物而探淵源於一本究極於大本大原之中而有得於渾然之妙天之所以流通於物者吾固已見之一而知帝則之必察視向之不惑者不免猶在於物也自三十而四十而五十體驗於十年之間而意味又各不同矣然猶人也非天也君子之學求至

於天而可已乎故六十以達耳順之機也理妙於中而有以通乎外之所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感之者以天也聽之者以天也順於耳而耳不得而與焉七十以妙從心之用也理運於外而有以出於中之所豫化而裁之存乎變從之者以天也不踰之者以天也從於心而心不得而知焉夫以六十七十之所自得者如此夫豈以年彌高而德彌劭哉亦以道久而後熟故曰有所不同耳是知志者志此理也立者立此理也不惑而知之

者亦此理也至於耳順從心而理與心一焉君子之學求至於是而已也

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脗合於當年之語意縱横排盪任其自然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

吾與回言終日　一節　唐順之

大賢之不敏於論道者乃其敏於體道者也葢心悟者不必問而愚者不能問也此顔子之如愚所以為不愚也哉夫子稱顔子之意如此葢以道必待言而後傳亦必待問而後告是故吾之於回也至教所示固嘗竭兩端而無遺微言所及亦每迄終日而不倦精粗所陳能無一言之有待於疑者乎回也默然聽之未嘗一有所疑焉其無所疑意者愚而不能疑也始終悉備能無一

言之有待於問者乎固也默然受之未嘗一有所問焉其無所問意者愚而不能問也固其如愚者乎愚則宜其不足以發矣及其既退而省其私也但見其本之以無所不悅之心而體之以服膺弗失之力藏修游息於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吾終日之所言者即其終日之所從事者乎動靜語默於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其不違於羣居者即其不違於燕居者乎不迷於所往者則必能先明於其心愚者疑且不能又何望其心解而力行之

若此也不習而無不利者則必能不疑其所行愚者何且不能又何望其心會而身體之若此也回其不愚也哉是則夫子之與回終日言也固所以寓無言之深意而回之如愚也固所以善用其聰明睿智者也孔顔授受之機其神矣乎

如脱於聖人之口若不經意而出之而實理虛神煥發刻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也

多聞闕疑　二段　歸有光

君子之學能善其言行而自修之道備矣夫言行君子所以居身者也善學者無尤悔之愆則身修而無所事於外矣此夫子所以救子張之失也且夫學術不明而眩騖於外感者得失之故撓之也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是故世之人縱口以為言則浮誕之習勝而言始病君子之學惟其不能無言也廣聽以為聰而事物之故觸於吾之眞者莫不取以為吾言之資尤必加之

以精義之學而闕其所不知焉則凡其所闕之餘莫非其所知而可以言者也然君子非以可言之為貴而以可言而不易言之為難理明義精之餘惕焉尚口之為戒固有心可得而知而口不可得而言者而不敢以易而出之也如是則吾之言莫非天下之理而天下之理莫非天下之心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多聞而天下不以為陋闕疑而天下不以為誣慎言而天下不以為誕以為當於心而已矣君子之修其言者固如此世之人肆

意以為行則苟且之患生而行始病君子之學惟其不能無行也蕪照以為明而紛紜之變接於吾之目者莫不取以為吾行之資尤必加之以研審之慮而闕其所未安焉則凡其所闕之餘莫非其所安而可以行者也然君子非可行之為貴而以可行而不遽行之為難熟思審處之際惟患躬行之未得固有心知其是而身猶恐蹈其非者而不敢苟焉以應之也如是則吾之行莫非天下之理而天下之理莫非吾之心内省不疚無惡

於志多見而自信其非濫闕殆而自信其非罔愼行而自信其非妄以爲當於吾之心而已矣君子之修其行者又如此是知君子不能取必於人而取必於已不能取必於天而取必於人言行之修無心於得祿而得祿之道則然耳子張何爲而役於外也哉

顯白透亮而灝氣頓折使人忘題緒之堆垜

夏禮吾能言之　四句

歸有光

聖人嘆二代之禮有可言而其言不可考也葢夏商二代皆有治天下之禮而為其後者不足以存之寧不有以發聖人之感慨乎且夫禮自聖人而制不自聖人而止也作者之意未必不欲傳示於無窮而述者之情亦未嘗不欲仰稽乎千古然世遠言湮有不得而見其全者則亦不能無慨於斯矣今夫繼虞而有天下者夏也以有夏之聖人治有夏之天下其天經地義之所在固

不能有加於往古而所以相其時宜適其世變以使當世之民安之必有斷然自為一代之禮者而謂之夏禮也自夏至今王者二易姓矣而猶有杞為之後焉則凡欲以觀夏之禮者宜皆於杞乎求之而今觀於杞何足以徵夏之禮哉雖其所尚在忠所建在寅與夫則壤成賦之類至今讀夏書者猶可以想見乎當時然特其大畧之所在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而欲得其全而見之則求之於杞而吾無望也已然則夏之禮自是其將遂

湮滅而無傳矣乎繼夏而有天下者殷也以成湯之聖人撫九有之殷衆其大經大法之所存固不能有改於前代而所以變而通之神而化之以使天下之治常新亦必有斷然自為一代之禮者而謂之殷禮也自殷以來又有聖人者承其後矣而宋則為其世守之國焉則凡欲以觀殷之禮者宜皆於宋乎求之而令觀於宋何足以徵殷之禮哉雖其所尚以質所建以丑與夫建中錫極之類至今讀殷之書者猶可以追想其時事然特

其流風之所存所謂得其偏而遺其全者而欲其詳焉而深考之則求之於宋而吾無望也已然則殷之禮自是其將遂散軼而莫收矣乎嗟夫夏商之聖人其始之所以為禮者其用心於天下後世亦何以異於文武周公也而今之所存若此亦可慨矣不知好古之君子其亦將以吾意為然否耶

古厚清渾之氣盤旋屈曲於行楮間歸震川他文皆然而此篇尤得歐陽氏之宕逸

周監於二代　一節

孫陞 程

王制稽古而大備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夫稽古而損益之王制之所為備也聖人之從之也有以哉想其意若曰聖人之治天下也不可變者道也而不相沿者制也夏之尚忠商之尚質皆卓然為一代之憲矣至於我周文武具明聖之德周公當制作之權是故監於有夏監於有商本經綸之迹以盡折衷之詳而立當代之良法損其太過補其不及因風氣之開以繼先王之志而集典

禮之大成愿而慤者有文以濟之品式章程至詳至備達天下於昭明之觀也朴而畧者有文以飾之道德風俗大順大同協天下於亨嘉之會也郁郁乎何其盛哉丘也生值其時會逢其盛固不能舍周以他從矣念典刑之不遠是則是傚循循然納於軌物之中幸謨烈之猶存是訓是行亹亹然式於範圍之內慮自外於大一統之治法而出入起居將由之以終身也雖曰夏商之禮能言吾豈棄此以趨彼乎求無悖於大聖人之作為

而動容周旋皆資之以寡過也即使杞宋之後足徵吾亶襲舊以拂經乎夫贊其文獻者所以表制作之隆決其從周者所以明憲章之志是可以見夫子之得統於文武周公而文在茲矣

夫子得位有作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然憲章文武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躬行之事從周固不待於得位也文特盡其表裏 原評

清規雅度可為後學楷模及觀歸作則崇閎深遠

成一家之法度邈乎其不可攀矣

周監於二代　一節　　歸有光

聖人歎時制之善而因以致其不倍之意也夫法非聖人之所能為也因時而已孰謂有周一代制作之盛而聖人敢有僭越於其間哉昔者聖人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立政方其時之未至也前世聖人不能以預擬其後而待其變於未然及其時之既至也後世聖人不敢以苟徇乎前而安其法於不變是故禹之造夏以忠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為宜於忠也及其弊而之野

則忠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徒為有夏之故迹矣湯之造殷以質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為宜於質也及其弊而之鬼則質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徒為有商之故迹矣迨夫文武造周而承二代之餘雖其忠質之窮交有所弊而天下之變固已略備於前世也於是深明往古之得失政惟由舊而斟酌以化裁之監於夏而不純用乎夏洞悉天下之利病制以宜人而變通以神明之監於商而不純用乎商則周之政非夏之忠商之質而文武

周公之文也吾見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及盡倫盡制有以利用於生民而上自朝廷宗廟以逮於閨門閭里之間品式具備昭然禮樂之化天地運而四時行矣帝王經綸參贊之極功大經大法有以範圍於斯世而大自祭祀會同以至於揖讓俯仰之際緣飾委佩燦然文明之治日星明而江河流矣然則吾生於今日而仰一王之盛固樂與斯世斯民共歸於維皇之極而曷敢自用自專以妄起不靖之謀哉夫子之從周者如此蓋亦傷

周之末文勝之弊而思文武周公之舊也與

以古文間架筆段馭題題題之層次即文之波瀾文之

精蘊皆題之氣象

子入大廟　一節　　歸有光

聖人深得乎禮之意因人言而有以發之也夫敬者禮之意而或者不知則禮亦幾乎息矣此聖人之所懼也不然而豈急於自暴其知禮也哉且夫諸侯得祭其始封之君而魯之有大廟則周公其人也時方卜祭而嚴祼獻之儀夫子筮仕而在駿奔之列斯時也宗彝罍爵於是乎陳而聲名著焉文物昭焉周公之德不衰也降登俯仰於斯焉在而獻享致焉孝慈服焉周禮之在

可觀也以夫子之無不知也固宜若素講而孰識之者以夫子之每事問也則又若夙見而驟聞之者於是不知禮之說或者有以議其後矣殊不知天下有不知而問者與知而不問者此可槪以答問之常而亦有問生於知不知而無所問者此宜得之答問之外誠以備多士而與濟濟之中有司之所存不可不恪也恃其博洽之素而曰予既已知之矣雖其考索之精不爽於毫髮而非禮之意也登清廟而觀雍雍之美國家之上儀不可

不敬也逞其威儀之習而曰如斯而已矣雖其禮度之閑不失乎尺寸而亦徒禮之文也蓋惟聖人者恭敬之心肅於中無所不知而有所不敢著慤之道存乎內不待於問而不能已於問故聞之而曰是禮也夫禮者非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而可以交於神明矣惜乎天下之議禮者如或者之意而不達乎聖人之心聚訟之紛紛亘千古而不決也

神氣渾脫化盡題中畦界而清淡數言旨趣該透

其於題解昭然如發蒙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歸有光

時人以天意而知聖人之不終窮所以慰門人也葢天生聖人為萬民也聖人而必得位於天下亦其理有固然者時人而能言此可謂深知夫子者矣想其得見夫子而退以語門人之意謂夫世以天道之難測而疑聖人之遇不可必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孰知天之有終不能舍夫子乎夫使世不遭大亂而始終往復之數未極則時不在夫子焉吾固不能必夫子之得位也使天不

生聖人之德而撥亂反正之具不全則道不在夫子焉吾又不能必夫子之得位也茲者以夫子之德而又值今之時天於下民之孔艱坐視其陷溺而莫為之所固未必若是其恝然也畀聖人以厚德而終始於窮阨而無所用又未必若是其無意也推天之所以厚民必將以君師世道之責委之夫子以副其降鑒下民之心推天所以厚夫子之意必將使夫子任夫君師世道之責以當聰明時乂之寄吾見明王作而天下宗子後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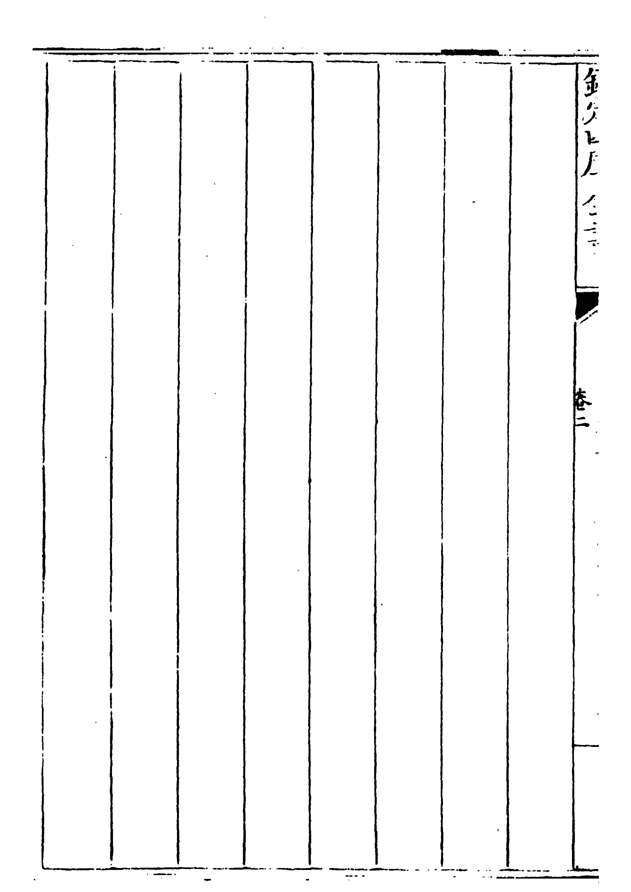
吾知之焉後覺者吾覺之焉振一世之聾瞶而皇極錫極之道不徒慨想乎東周之盛矣聖人出而萬物咸覩道之而斯行焉動之而斯和焉開一時之顓蒙而禮樂教化之實不徒私淑於洙泗之間矣所不可齊者治亂之迹而所可知者天理之循環使天下之治果不容挽則生民之亂將何所窮耶由其亂之極則天之用夫子者必有在也所不可必者遇合之數而所可知者大德之受命使夫子之道果不行則天之生聖人者果何所

為耶由其德之盛而夫子之簡於天者將有在也然則二三子之患於喪者非獨不知天亦不知夫子矣觀於此而封人之賢可知矣非夫子不足以感封人非封人不足以知夫子惜乎天意不可必而封人之言卒不驗也雖然人也非天也封人之所知者天而已矣

每股接頭轉搯處純是古文行局空漾渾雅繁委周匝無一不古亦惟深於古文者知之原評

兩意貫注到底而縈紆迴薄不見其運掉排盪之跡

是大家樸直氣象　逐層以天下與夫子夾說疑於連上文矣惟處處以天為主故納上句於本題之中而不連上也


卷二

夫子之道　二句　　王　樵

大賢於聖道借其可名者以明其不可名之妙焉葢一以貫之聖人之忠恕也特不待於推耳知其無二理則知其無餘法矣曾子深有悟而難於言也故其告門人若曰二三子有疑於夫子之道乎吾以為聖人之道盡之於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具之於吾人之心自其盡己謂之忠而心之在吾人惟聖人為能無不盡也有夫子之忠焉而恕由是出自其推己謂之恕而心之在人人

惟聖人為能無不通也有夫子之恕焉而忠由是行舉天下同此實理而人以偽妄參之故不能因物而順應心苟無妄則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夫安施而不得其當乎舉天下同此實心而人以物我間之故不能體物而無我此心若盡則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夫安往而不得其所乎老者安少者懷皆此忠之所及皆此心之全體為之也天地變化草木蕃皆此恕之流行皆一心之妙用所貫也忠譬則

流而不息也恕譬則萬物散殊也一以貫之子誠未喻也亦未聞於忠恕乎即其可名者而其難名者盡之於是矣豈有餘法哉

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無息貼忠字萬物各得其所貼恕字此正如中庸章句云大本者所性之全體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

此出所謂立之也無一毫人欲之偽是忠萬化皆由此出是恕所謂忠恕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曰借曰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借不得自記

忠恕三層自是訓詁語非制義體也運訓詁之理於語氣中指示朗然而渾無圭角苦心獨造之文

君子喻於義　一節　唐順之

聖人論君子小人之所喻以示辨志之學也蓋義利不容並立而其幾則微矣是君子小人之異其所喻而學者所以必辨其志也歟且天下之事無常形而吾人之心有定向凡其無所為而為之者皆義也凡其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君子何以獨喻於義也蓋君子之志未嘗不公諸天下也志未嘗不公諸天下則其所見無非義者節之不可以奪也身之不可以辱也一介之不

可以取而與也知其如是之為義而已矣雖或有所進焉而蹈目好者之所深避有所受焉而冒自潔者之所不屑此其迹若疑於利者然在君子則亦但知如是之為義而已矣何者彼一無所利之也是君子舍義則無所喻矣小人何以獨喻於利也蓋小人之志未有不私諸其身者也志未有不私諸其身則其所見無非利者機械之欲其巧以捷也窺伺之欲其專以密也尋尺之欲其揣以審也知其如是之為利而已矣雖或有所勉

而遯焉以自好有所矯而讓焉以自潔此其迹若疑於義者然在小人則亦但知如是之為利而已矣何者彼固有所利之也是小人舍利則無所喻矣夫徇義而至於喻則利之所不能入也徇利而至於喻則義之所不能入也是以學者貴辨之於早乎

落落數語而於義利之分界與君子小人心術之動精神之運已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矣就語孟中取義而經史事迹無不渾括此由筆力

高潔運用生新後人動闌入四書字面作文殊乏精采所謂上下牀之隔也

德不孤必有鄰　　諸　燮

聖人於有德者而必其有親所以進人於德也夫人莫不有是好德之心則其所以類應於德者勢也曾謂有德者而孤立乎哉夫子以是為立德者勸意謂夫人之情莫不信同而疑異喜合而惡離夫惟感之以自私之心而後夫人之心疑感之以拂天下之行而後夫人之心沮於是畏而莫之合以至於窮焉而無所與者是果德之罪哉夫德也者原於天而具於人非有我之所得

私足於此而通於彼為人情之所甚便吾德之不修吾無以孚於人吾懼焉而已矣吾德之既修固未有感之而不應者而何病於孤耶蓋德則公公則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無所疑德則愛愛則有以足其甚便之欲而無所拂是雖無意於人之我同也心同則相求自將信其道而願為之徒雖未嘗强人以必從也類同則相濟自將樂其便而安為之與莫非吾人也則莫非吾徒也莫非吾德也則莫非吾與也苟以其私也而惡吾之修是

固異於德者也而何病於君子之同哉以其忌也而畏
吾之修是自離於德者也而何病於君子之合哉必也
天下無君子而後吾之德始孤必也天下皆小人而後
相率以自外於吾德令天下之不皆君子固也亦未必
皆小人則吾德之有隣而吾道之不至於終窮也固可
信其必然矣

兩義到底揮灑如志又時作參差使人迷眩　原評

運古文氣脈於排比中屈盤勁肆辭與意適此等文

若得數十篇便可肩隨唐歸惜乎其不多見耳

三仕為令尹　六句　唐順之

大夫之心裕而公忠於謀者也夫裕則齊得失公則平物我而子文可以為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之意若曰令夫天下之人謀其身也過周而謀其國也過畧夫惟其過周也則少不如意者未嘗不為之戚焉夫惟其過畧也則茍無預於已者未嘗屑為之謀焉此無怪乎倖進之多而善治之寡也子文曽有是乎方其三仕為令尹繼而三已之也吾知滿其欲得之志不能不喜於

利見之初而拂其患失之心不能不愠於播棄之後況夫勉於其暫不能勉於其久者人之情也矯於其順而不能安於其逆者理之常也子文則謂窮達命而已矣貴賤時而已矣運之所隆則其仕我者其道亨也不色喜也勢之所去則其已我者其道窮也不色愠也安其常而不搖於身外之感順其適而不遷於事變之交其在已也猶其在夫仕也其在三也猶其在夫初也吾於是而知其心之裕矣及其將去而新令尹以代也吾知

忌心生於新故之變則必幸其敗事以形吾之善愠心起於去位之日則必不謀其政而任其人之為況夫功成者退則舊政雖善未必其我德也責有所歸則新政雖不善亦未必其我咎也子文則知有國而已矣知有君而已矣懼其未識乎治體也而孰所當因孰所當革盡其說而道之焉懼其未識乎民宜也而孰為便民孰為不便於民舉其國而聽之焉大其心而不計其形迹之嫌忘其私而求善夫身後之治使其政之行於我者

猶其得行於彼也而政之行於彼者猶其得行於我也

吾於是而知其心之公矣吁子文其春秋之良哉

就人臣立論身國對勘反正相形子文全身已現却仍是子張發問口吻於題位分寸不溢　歸唐皆以古文為時文唐則指事類情曲折盡意使人望而心開歸則精理内藴大氣包舉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蓋由一深透於史事一兼達於經義也

魯一變至於道

薛應旂

聖人言魯至道之易欲其知所變也夫道先王之所以為國者也魯如一變斯至之矣而可以不變乎哉夫子之意曰齊魯之為國也其俗不同而其變而之道也其勢亦異齊一變固僅至於魯矣以魯言之其又何如哉粵自我魯開國之初當伯禽受封之日文武之謨烈尚在周公之訓誥方新惟時秉禮立教而凡所以行之於上者莫非道也迨隱桓以來漸以替矣然於禮教則猶

知所重也惇信明義而凡所以達之於下者莫非道也迨成襄以降寖以微矣然於信義則猶知所崇也苟爲之魯者因先王之所遺而思其垂創之心將見不必紛更之擾也偏者補之敝者救之而一振舉之下百度爲之自貞因今日之所乘而興其紹述之念將見不俟改革之繁也廢者修之隊者舉之而一轉移之間衆正爲之畢舉言乎禮教不特重之而已秉之立之而昭布於上下者洋洋乎一如其舊言乎信義不特崇之而已

悖之明之而顯設於民物者駸駸乎盡復其初禄之去公室者自是可復而爵賞一出於上今日之魯殆周公之魯而非隱桓以來之魯矣政之逮大夫者自是可還而政柄不移於下今日之魯殆伯禽之魯而非成襄以降之魯矣謂之曰至道信乎其為有道之國而望於天下也不徒然矣奈之何其不變也哉

遡其肇端及其流獘舉變之作用指至之條理兼酌時勢以明措注可謂約而能該矣

夫子為衛君乎　一章

許孚遠

聖人之不為衛君於其尚論古人而可知也蓋古今是非可以例見也夫子深與夷齊之讓國而肯為衛君乎昔者衛靈之薨衛人奉輒而拒蒯聵而託嫡孫當立之說以辭於諸侯人倫之薄惡莫有甚於此者也是時夫子適在衛而冉有子貢之徒從焉想正名之論夫子尚無因而發而處衛之意諸賢亦莫測其微故冉有疑之而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求非以私心窺聖人也正

欲以國之大故而取裁於聖人也子貢應之曰諾吾將問之賜非智不足以知聖人也不敢以無徵之言而遽釋乎同列也然時事猶難於顯言而比類或可以相發古有夷齊固知其為遜國人也倘非中道能無不㬥於聖心者乎而不知其清風高節師表百世賢人之名夫子不得而泯之矣兄弟遜國夫子稱之為賢人似也倘存矯激其中豈能無怨悔乎而不知其求仁得仁甘心窮餓無怨之志夫子尤深諒之矣由是言之夷齊之遜國

也以求仁也其無怨也以得乎仁也假令夷也違父命而
齊也悖天倫雖竊國為諸侯不可一日安於臣民之上夫
惟伯遂其為子而叔遂其為弟故棄國如敝蹝可以浩
然存於天地之間然則仁不仁之間乃古人之所以審
處而父子兄弟之際正仁不仁之所存也以今觀於衛
輒之事仁耶非耶其於夷齊賢不肖何如也故子貢出
而語冉有曰夫子不為也然後諸賢之疑釋而國之是
非定矣

題中曲折纖悉不遺極安閒極静細後來名作俱不能及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一章　鄒守益

聖人有見聖之思而終不得於有恒也夫由聖人而思及於有恒夫子之心亦切矣而有恒者猶不得而見焉聖人亦且奈之何哉夫子之意以為世變之趨而下也可慨哉至於世變之愈下而吾人之所思亦因之矣何則由聖人而下則有君子善人而有恒又其次也由有恒而進則為善人君子而聖人又其至也始吾於天下也豈不願見聖人哉顧聖人不可得而見而得見君子

則猶聖人之徒也斯亦可矣又豈不願見善人哉願善人不可得而見而得見有恒則猶善人之徒也斯亦可矣蓋以厚望之心求天下則雖善人君子猶不足以滿吾希聖之念而以難得之心求天下則雖有恒亦足以係吾入聖之思也然而今之人亡矣虛矣約矣其為人何如也且亡以為有焉虛以為盈約以為泰焉其於恒何如也有恒者且不可得而見而况於善人乎况於君子乎又况於聖人乎已矣乎吾終不得而見之矣夫

此等文如有道之士百體順正發氣满容不可以形似也其措意遣言亦天然合度少有所損則已虧少有所益則已贅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歸有光

古之聖人得賢臣以弘化者也夫聖王未嘗不待賢臣以成其功業也有虞君臣之際所以成其無為之化而後之言治者可以稽矣且夫天之生斯民也必有聰明睿智之人以時乂萬邦而統治于上以為之君其有是君也亦必有篤棐勵翼之人以承辟厥德而分治于下以為之臣有民無君則智力雄長固無以胥匡以生而有君無臣則元首叢脞其不能以一人典天下之職明

矣是故人知有虞致治之隆超軼于三王之上而不知當時人才之盛而特有賴于五人之功蓋賢俊彙生天所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而惟帝時舉則聖人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也故夫洪水未平方軫下民之咨使四岳之舉皆圮族之徒則舜亦無所為力者而九載弗成之際適有文明之禹以幹其蠱所以排懷襄之患而底地平天成之功者得禹以為之者也烝民未粒方軫阻饑之憂使九官之中皆象恭之流則舜亦無所可恃者而

五穀不登之餘適有思文之稷以奏之食所以盡有相之道而啓陳常時夏之功者得稷以為之者也民食而不知教聖人又以為天下之憂時則有契以為之司徒所以廸茲彝教而在寛之敷天下皆知錫汝保極而樂于為善民教而不知刑聖人又以為天下之防時則有皐陶以明刑所以明于五刑而協中之化天下皆能不犯于有司而憚于為惡至于萬物異類而一原盡人之性而不能盡物之性亦聖人之所病者當夫於變時雍

之日又得伯益以掌虞衡山澤之政則不徒為民除害而所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終有賴焉是知舜之有五人也天下皆見五人也天下皆見五人之為而不知舜之為及天下之治也天下皆以為舜之功而不知其為五人之功天道運而四時成君臣合而治化隆觀于此不獨見有虞人才之盛又可以見聖人恭已無為之治矣

實排五比雄氣包孕具海涵地負之概在歸震川文

中為近時之作然制藝到此已是極好順時文字矣

顏淵喟然歎曰　一章　唐順之

大賢歎聖道之妙教雖可因而化則未及也夫體道以化為極也顏子雖得於教而終無以化焉聖道之妙一至此哉顏子蓋已得聖人之藴而有感于斯道之神遂喟然歎曰甚哉夫子之不可及也蓋夫子之道吾以為求之而可得也然而峻極充周有不窮之藴純全完固極渾厚之體得非仰之彌高而鑽之彌堅耶吾以為見之而可象也然而周流無滯極變動之神兩在不測妙

無方之化得非瞻之在前而忽然在後耶聖道之妙如此不有夫子之教則亦終焉爾矣幸而夫子教思無窮而誨人有序始之以博文所以大其畜也而知必欲其致焉終之以約禮所以一其歸也而行必欲其力焉是何其循循善誘耶故未聞夫子之教也欲求之而不可得也既聞夫子之教也欲不求亦不可得也故好之而必力之力之而必致之而博文約禮之功無所不用其極而吾才為之竭盡矣由是不可形者形其形不可象者

象其象而高堅前後之妙有以灼見其精而天機為之卓立矣斯時也吾豈不欲與道為一哉然神不可致思而至之也無所容其功化不可助長而存之也無所施其力一間未達之機亦將奈之何哉是則方其未得也夫子之教可以使之求也及其既得也雖夫子之教亦不得而與其能也聖道之妙有如是哉

隨題體貼處處得喟然之神行文極平淡自然中變幻無端不可方物　其嘘吸神理處王守溪亦能之

而開闔頓宕夷猶自得則猶未闢此境也

賓退　一節　金九臯

聖人之相君送賓也而因以紓其敬焉夫主之敬賓禮也而既退則敬可紓矣聖人必以不顧而告君其終事之不苟也有如此哉且夫諸侯之朝於諸侯也賓之入則主君迎之成禮而後退焉賓之出則主君送之再拜而後别焉此固賓主相見之禮而其迎其送擯皆從之者也吾夫子於賓之既退也而必復命於君曰賓不顧矣者何哉紓君敬也蓋方賓之入門而君之迎之也則

相揖之間正君敬方形之始而匪紓匪傲亦擯之所以相君行禮而必欲其接之以讓者也方擯之在廟而君之享之也則百拜之禮正君敬方殷之時而齊莊整齊又擯之所以教君成禮而不欲其繼之以倦者也若夫賓既退矣敬亦可以紓矣但其恭肅之心猶不忘於設拜之餘而賓與主之相向則賓之顧之猶得而見也斯須之敬猶將致於揖別之頃而視與手而俱下則賓之不顧君不得而見也是故於斯時也必以不顧復命者

虔君之致敬於其始者將少逞於其終而恭不可過于是乎知所殺焉是非使其君之遂肆也視夫入門之時則有間耳因賔至而起敬者亦因賔退而少紓而禮不可多于是乎知所節焉是非欲其君之遂怠也視夫在廟之時則有間耳

形容淺近語細刻大雅是鄉黨記敘題法

入公門　一章　唐順之

聖人之趨朝也漸近于君而敬有加漸遠于君而敬無已葢朝廷之禮以敬為主也況聖人事君盡禮者其始終之一于敬也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哉昔者夫子當其習容觀玉之委蛇趨朝之初於時固直躬而行也一入公門則鞠其躬而如不容焉不知公門之高且大也立不中門以避尊也行不履閾以致恪也自其入門而敬已至矣然此猶致敬于其躬而其色與足猶自如也及

其過君之位則如見乎君矣色而勃如非夭如之常也足而躩如非折旋之常也言似不足非便便言之常也自其過位而敬益至矣然色與足雖已變其常而氣猶自如也及其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于堂上則最近乎君矣其鞠躬猶夫入門之時而屏其氣則有似乎不息者焉至于升堂而敬無以加矣升拜之禮既成由是而出降一等則天顏暫違于咫尺氣無事于屏矣逞其顏色殆有怡如其可掬者乎由是而沒階則拾級無煩

于聚足衣可以不攝矣拱手而趨殆有翼如其可象者乎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瞻仰堂上君實臨之踧踖如也而不敢自寧焉色方逞而又變手方翼而又歛其始鞠躬屏氣之餘乎聖人之見君始而敬中而和而終之以敬如此然而和非有出于敬之外也和蓋所以濟敬也歟

或於前面托一層或於後面收一筆夫子德盛禮恭從容中節處曲曲傳出而行文亦極迴環錯落之巧

鄉人飲酒 一節　茅坤

聖人飲於鄉而必嚴夫老老之節焉葢鄉黨莫如齒也聖人侍飲於杖者之側而必時其出以為節焉斯其所以尊高年也乎且夫鄉人之飲酒所以合比閭族黨之衆而為歲時宴饗之會者也時則鄉人之所貴也以年而禮之所先也以讓其有杖而飲者一鄉之人所共父事之而不敢以筋力之禮相施報者也則亦一鄉之人所共齒尊之而不敢以聚散之常相後先者也杖者

未出而我或先之君子以為亢矣杖者既出而我或後之君子以為命矣唯孔子則不然不敢羣少長相為宴言而已也必也周還於俎豆之間時其起居而不離亦不敢唯酒食相為徵逐而已也必也俯仰於几席之際時其動静而不違方杖者之獻酬為歡而未出也惟見其與之傴僂也與之左右也為酒無算盞不敢乘之以跛倚之私而子然而先矣及長者之宴卒成禮而既出也惟見其與之盤辟也與之携持也舉足不忘亦不敢

任之以流涵之情而𨁝然而後矣始之旅而進也固曰長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習齒讓於始也繼之旅而退也亦曰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所以謹齒讓於終也要之其待食也曰父黨在則禮然而不敢不敬共矣其辭而去也亦曰父黨在則禮然而不敢不肩隨矣吁聖人之尊高年也如此夫

所補皆題中所應有而配置形容備極融鍊　鹿門講八家古文之法其制義惟取清空流利首尾一氣

而少實義難為諸生家矩度故轉録其少矜重者

君賜食　一節　　湯日新　程

聖人於君賜而承之各有禮焉可以觀敬矣甚矣君賜之不可苟也隨物之異而皆有禮以承之聖人敬君之誠蓋如此且春秋之時大烹之典雖廢而問餽之禮猶存苟以禮來者孔子嘗受之矣然而君臣之際豈徒以交際之常處之也哉是故惟辟玉食君之所以自饗者也時而賜之夫子得而食之矣然亦非敢以苟食也必正席焉以致其對君之肅必先嘗焉以歆其休享之誠

蓋將飽德於屬猒之餘而分錫於品嘗之後固不敢視為飲食之微而褻焉以用之者矣其禮行於賜食有如此者至若腥也者所以充君之庖者也君賜之腥則先嘗之禮非所拘也夫子必熟而薦之焉物非餕餘固可以伸追養之志而羞之醜祀庶足以昭君德之馨蓋不敢用之於人而必用之於神使君之所以逮下者得以上逮於祖考夫固以榮之焉耳其禮行於賜腥有如此者生也者所以備君之腥者也君賜之生則熟薦之禮

非所泥也夫子必從而畜之焉物之當愛故欲生之而不傷而惠出於君以故愛之而愈切蓋不能終置於不用亦不敢無故而輕用使君之所以推恩者得以推及於禽獸夫固以仁之焉耳其禮行於賜生有如此者是則食非不須也而先嘗之先敬而後惠也腥非不嘗也而熟薦之因敬以為孝也生非不薦也而必畜之推敬以廣仁也賜雖不同而應之曲當如此此固夫子處物之義而上交之誠事君之敬不亦可見矣乎

此文有補題處有互見處有代記者設聖人心事處總由學識才兼到故能逐段周詳如此原評

從守溪文化出意味雅密已盡題之能事